

指間歲月

露天電影

亦農

白影幕搭在剛剛收割完畢仍散發着成熟莊稼味道的地裏。這片高崗位於兩村中間，一個村盤臥在高崗之下，白日裏可俯瞰大半個村莊的老舊屋頂和高高聳立的電線杆以及風姿各異的樹梢。另一個村莊在高崗以東三里外，與之並肩平齊。兩個村莊的人們在這樣秋涼的夜晚，在空曠遼闊的莊稼地共同觀看有聲黑白電影《苦菜花》。

這一幕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懵懂的我雖有記憶，卻只留下模糊片斷。記得田間突起的身影上一位挽着髮髻滿臉苦大仇深的奶奶、一堵半禿土坯牆、一個紮着頭髮辮閃着晶瑩淚花的姑娘，僅此而已。這是我關於露天電影最初的記憶。至於兩個村莊共享一場電影，似乎僅此一次。後來，改在村東一片樹木稀疏中間有幾座小土堆的場地放映。

夜，濃黑得像打翻了墨汁瓶從半空潑下，空氣中漂浮着壓抑不住的躁動與喜慶。晚上放電影的消息不脛而走，風一樣席捲整個村莊。人人笑逐顏開，好似過年過節。吃過飯剛過鍋碗的人們紛紛從各家各戶出來，身後傳出吱吱嘎嘎的關門聲和嘩嘩啦啦爽利的落鎖聲。老少爺們扛凳子搬椅子，不約而同赴一場約會。看家狗咬着腳後跟、搖着尾巴、追着屁股跟出來，被主人一聲斷喝，心不甘情不願退回去，不滿地朝半空吠半聲，老老實實蹲在門口看家護院。

夜幕裏有焦紅的亮點閃閃爍爍、起起伏伏，

是噙着旱煙袋鍋的大爺或握着煙杆的大伯三叔不緊不慢在走。孩子們的歡天喜地從剛擦黑開始，唧唧喳喳地笑與嘿嘿哈哈地鬧，悠悠躍上牆頭，飛上枝頭，混進夜鳥的喊喊啾啾裏。大手拉小手，蹣跚學步的娃兒爭先恐後貼着母親的雙腿往前蹭，終於被一把掐住腰摟進懷裏，嗯吶、吧唧一吻在半空炸開。鄉村的夜如果沒月亮，伸手不見五指。一不小心踩在豬糞、牛糞、狗糞、羊糞上。皓月當空，大地萬物像披了聖白的銀光。小孩在月光下跳繩、丟沙包、打寶兒，視線清晰，視野開闊，紅薯地裏奔跑的兔子都看得一清二楚。

放映地，影幕前至中間地帶早黑壓壓坐滿人。人頭攢動，影影綽綽呈散射狀向四周擴展。裏面的人席地而坐，或坐在小板凳、小椅上。外面的人坐長板凳，懶得拿座椅的只好站着。再往後只能看前人後腦勺，便站到椅子或板凳上。站立不穩或被影幕上的故事帶走了神兒，嘆通從板凳上掉下來，嚇得旁邊的人一激靈，不滿地瞪一眼，回頭繼續看影幕。

放映電影是個難得的聚齊全村人的機



●我腦海中只有關於露天電影的模糊片段。 AI繪圖

會，大隊隊長藉機在放影前開會。隊長五十出頭，細高挑個，鞋拔子臉上麻子星星點點。冬季披一件半長黑布棉襖，威風凜凜。公鴨嗓子破鑼般，但這破鑼敲起來風趣得很，不出三五句抖個包袱，村民們愉快地迎合着笑。村長此時一般不會講太長，知道人們急着幹啥，短則十分八分，長則二十分鐘，主要傳達鄉里縣裏最新指示精神或布置耕種搶收。簡明扼要槍刀馬快，最後總結：「別的不囉嗦，下面放電影。」一片昏暗燈影裏頓時響起三兩聲年

秋日的草原

閻敬督

天空，深邃而蔚藍
像一面倒掛的海
盛放整個秋日的遼闊
秋風放牧幾朵流雲
詩意輕輕覆蓋這片寂寥的大地
我們走進這斑斕畫卷
感受秋日草原饋贈的無限風光

一望無際的金色草海
從翠綠緩緩走向金黃

彷彿訴說萬物榮枯的一生
風輕輕路過，草浪起伏
如一張柔軟的地毯
幸福地鋪展，直至天邊

林間的葉子在空中舞動
紅如烈焰，黃若精靈
灌木叢垂掛紅彤彤的漿果
所有美好，在秋日紛至沓來
讓望向他的人，內心充滿希望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時代詩行

追尋一場桂花雨

蘇閱涵

天氣逐漸轉涼，城裏是聞不見桂香的。我特地請了假，往南邊的山裏去。友人老楊在那有間舊宅，白牆黑瓦，院裏種着三棵老桂。他說：「你再晚來幾日，便要錯過了。」

車在山路上盤旋，窗子開着，已有零星香氣探進來，不是城裏糖炒栗子那般甜膩的香，是帶着山氣與露水的清冷氣味，像一把細碎的冰，灑在嗅覺的最深處。

老楊已在門口候着，卻不急着引我入院，先拉我去屋後坡地。那裏竟藏着第四棵桂樹，比院中的更為高大，枝葉蓬蓬勃勃地撐開，如一朵金黃色的雲停駐在山坡上。

「這是野桂，」老楊說，「沒人栽它，自己從石縫裏長出來的。花開得晚，落得也從容。」

果然，院中三棵家桂已盛極將衰，而這野桂剛剛綻開第一茬花。日光透過枝葉的縫隙，將那些細碎的花瓣照得幾乎透明。山風掠過，便有三兩點桂花辭枝而下，不疾不徐地飄墜。

「看好了，」老楊忽然說，「要下雨了。」

我正疑惑晴空萬里何來雨意，卻見他又搖了搖枝幹。這一次，桂花真的成陣落下，簌簌有聲，拂過肩頭與髮梢，最終終止於地。頃刻間，我的衣衫竟也染透了冷香。

「這便是桂雨了。」老楊笑道，「古人說『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寫的就是這個利那。」

我們立在樹下，任桂花灑滿肩頭。我想起李清照詠桂：「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香留。」這句詩寫的是桂花的品格，不爭艷，不喧嘩，只是靜默地香着，香到極致便瀟灑離去。這山野之桂，尤其如此。

晚間吃飯時，老楊取來一隻陶罐，罐裏是去歲醃的糖桂花。揭開蓋子，一股濃縮的甜香噴湧而出，幾乎具象為金黃色的霧氣。

「去年這棵樹開得最好，」他說，「我收了花，一層桂花一層糖，壓在罐子裏。等糖化了，桂花也睡了整整一年。」

他用木勺舀出一些，兌入新沏的綠茶。桂花在茶湯



●桂花只是靜默地香着。 AI繪圖

濕漉漉的空氣中，桂香被雨水浸潤得更加沉鬱，一陣陣漫進屋裏來。

恍惚間，我好像不是睡在屋裏，而是睡在一棵巨大的桂樹下。雨水將樹上的花香一層層洗下來，注入大地，而大地則反饋以溫厚的地氣。桂香與土香、雨氣與山氣，交融在一處，織成一張無邊無際的香網，而我在網中央安眠。

清晨雨歇，我早起出院。經過那棵野桂時，不由吃了一驚——樹下那片空地，竟被夜來風雨搖落的桂花鋪滿了，厚厚一層，宛如金色地毯。更奇妙的是，經過雨水浸漬，花香非但沒有消散，反而被牢牢釘在濕潤的泥土上，形成一種無比堅實的香氣，比空中飄浮的香更沉著，更永恒。

城裏不是沒有桂花，但城市的香是浮着的，被尾氣切割，被噪音震碎，來不及沉入人心便已消散。而這裏的桂香，能沉入泥土，能滲進磚瓦，能封進陶罐，能穿越一整年時光直抵下一個秋季。

臨別時，老楊送我一罐新醃的糖桂花。「明年再來，」他說，「看看這罐桂花醒了沒有。」

回城的車上，人聲嘈雜。我抱緊懷中的陶罐，偶爾揭開一條小縫，便有桂花香漏出來，清冷而固執地劃開周遭渾濁的空氣。

追尋桂花雨，實則是追尋一種消逝已久的生活節奏——那種允許我們等待一朵花開、陪伴一朵花落的慢。那種肯用一整年時間，去等待一罐糖桂花甦醒的耐心。

更遠處，是牧民忙碌的身影
與之相伴的，是幾聲飄漾的謠曲
歌聲為秋日的草原
添了幾分蒼涼
駿馬奔馳，如風似電
他們以速度詮釋嚮往的自由

這愜意的秋日時光啊
正隨着一片片落葉的飄零
在萬里金黃的時空裏，永恒輾轉

窗明風和

張呈明

搬到新建的院子後，母親說，栽上棵葡萄吧。

正好剛剛開春，母親便在鎮上的農貿市場裏買了一棵葡萄苗。回到家在影壁牆前挖了一個深坑，倒進了整整一糞箕子農家肥，澆足了水，於是，這棵葡萄便在這兒安了家。

這是一棵巨峰葡萄。到了初夏時節，葡萄苗便竄了一人多高。於是，父親和我便在影壁牆前張羅着搭了一個葡萄架，以供葡萄攀爬。

第一年，葡萄苗便爬到了架子的頂端，並且很霸氣地將葡萄藤佔領了整個棚頂。為了強壯自己的身軀，葡萄並沒有急於開花結果，只是鉚足了勁吸取着水分和營養。於是，它的軀幹粗了、壯了、高了。

冬天如期而至。

母親怕凍着葡萄，早早便在葡萄的周圍蓋上了厚厚的草木灰。然後，選用草繩將葡萄藤纏了個嚴嚴實實，好像給葡萄穿上了越冬的棉衣。就這樣，葡萄在母親的精心呵護下安全地度過了嚴冬。

當春風溫柔地輕拂着農家小院的時候，看似乾枯的葡萄棵上綻出毛茸茸的葡萄芽，然後在春日溫暖陽光的照耀下，欣欣然舒展開來，成長為一片片綠油油的葉子，和其他的植物一起迎接着春天，歡呼着生命。

每天早上，都能看到葡萄的芽尖翠綠中透着些許的鵝黃。纖細的鬚，緊緊抓住一切可以纏繞的東西，葡萄頂端的芽尖，每天都是新的，它在迅速地向上生長着。

春末夏初的時節，葡萄葉的腋下，冒出了星星點點的花兒，似米粒，似桂花，就那樣閃爍在濃密的葡萄葉中。看着那些細碎的小花兒，很難與一嘟嚕一串的葡萄果扯上關係。

每一朵花儿都盡情地張揚着、盛放着。看着這些小花兒，不禁想起了清代詩人袁牧那首著名的《苔》來：「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又過了兩天左右，葡萄花在微風中慢慢飄落。這個時候，葡萄果兒已悄然孕育出了雛形。

母親說，葡萄是乾淨的果樹，決不能給它澆澆水。隔三差五的，母親便給葡萄澆上一盆清水。然後細細地用布條輕輕將葡萄的枝條繫上，再把那些葡萄鬚和多餘的枝丫掐掉，唯恐這些鬚兒芽兒爭了葡萄的養分。

天越來越熱了，葡萄在這個時候卻開始瘋長。原來如麥粒的葡萄果兒，彷彿一夜間漲了不少，如黃豆粒兒……如花生米兒……真是一天一個樣。

每當在田間勞作了一天，傍晚回到家，草草洗了一下，母親便做好了飯。將一張八仙桌放在葡萄架下，一家人圍坐在一起，端起冒着香氣的糊糊，就着

輕人的呼哨、劈里啪啦此起彼伏的掌聲。沉默的白影幕突然被一束飛蚊亂擾的光打亮，喧闐生動起來……

雖然村裏不常放電影，但我看過的電影並不算少。印象最深是《白蛇傳》。鄰居亮哥早跑到別村看過，眉飛色舞地講：一條比人腰粗的大白蛇在半山間騰雲駕霧……實地觀看時，我瞪大一雙小眼努力尋找，始終沒看到雲山霧罩。但亮哥充滿藝術性的誘惑描述已深深刻進我腦海。那時候，極少放映外國電影。我上初中時有一回，鄰居大伯看不懂外國人的破事兒，我硬裝明白給糊塗的他義務講解，也不知他真的明白與否。

弟弟去的路上總是小馬駒般興奮，中途開始睜不開眼，最後索性倒在母親懷裏。看完電影往家走，弟在母親背上呼呼大睡，我也高一腳低一腳，眼皮直打架，不小心被土坷垃或自己絆倒，腦子裏唯一念頭是立馬到家。終於進門，鞋未及蹬，爬到床上，腦袋沒黏枕頭已進入夢鄉……下次再放電影，兄弟倆依然熱情洋溢充滿期盼。同樣的程序，同樣的狀態再重複一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偏僻的中原鄉村還沒有電視，可供人們娛樂消遣的除了鼓兒詞、唱大戲外，就是露天電影。這對貧瘠荒蕪的鄉村而言，簡直是一場文化饗宴盛宴，一次高質量高水準的精神洗禮和藝術熏陶。

(亦農，原名唐哲，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一架葡萄覓清歡



●一嘟嚕一串的葡萄散發着成熟果子的甜香。 AI繪圖

鹹菜條子，呼嚕嚕喝得山響。月光透過葡萄葉子的縫隙，灑下斑駁的銀輝，彷彿是大自然精心繪製的一幅畫。微風輕拂，光影飄浮在每一個人的臉上、身上，消了暑熱，愉悅了大人孩子的心情。

此刻，母親會沏上一壺茶，一家老小品着濃濃淡淡的熱茶，說一些家長裏短，扯一些柴米油鹽的閒話。葡萄靜靜地傾聽着，聽到高興處，不禁嘩啦啦地鼓起了掌。忽然間，「啪嗒」一下，臉上落下一滴露水，涼涼的，令人不禁打了個激靈。

哦，夜深了。當初秋第一縷清風吹拂在葡萄架上的時候，有幾粒性急的葡萄果便羞紅了臉。於是，我常常會站在葡萄架下，仰臉凝視着一嘟嚕一串的葡萄果，想像着含在嘴裏的甜蜜。

終於沒有抵禦得了肚裏饑蟲的蠱惑，伸手摘下了兩粒微微發紫的葡萄，轉身卻放到正在忙碌的母親手裏。母親看了看躺在手心裏的兩粒葡萄，每一道皺紋裏都盛滿了盈盈的笑意。她將葡萄放到水盆裏洗了洗，一粒塞進女兒的小嘴裏，另一粒給了站在一旁的我的妻子。最後，妻子的那顆葡萄又到了我的嘴裏。我忍不住輕輕一咬，酸甜交織的味道在舌尖上綻放開來，那份清新與甘甜，一直沁入心扉。

真甜啊！這葡萄，這親情，這生活。此刻，時間彷彿放慢了腳步。鳥兒在枝葉間鳴唱，蝴蝶在花叢中起舞，一切是那樣的和諧，那麼的醉人。

葡萄架下，光影交錯，綠葉掩映，串串葡萄宛如晶瑩的珍珠，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光。它們靜靜地掛在枝頭，在輕輕訴說着歲月的靜好。

時光荏苒，葡萄已經將綠蔭覆蓋了半個院子。每當秋風送爽的季节，一嘟嚕一串的葡萄晶瑩剔透，散發着成熟果子的甜香。吃着酸酸甜甜的葡萄，享受着其樂融融的天倫之樂，唯獨卻再也看不到母親忙碌的身影。

再後來，我們搬進了新的社區，那棵葡萄樹，也隨着故鄉一起走進了永恒。但是，無論何時，這棵由母親親手栽植的葡萄樹，卻一直婆婆在我的生命裏，那甘甜的葡萄，永遠滋潤着我的靈魂。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